

# 魂系

# 罗布泊

踏上信息高速路  
灵感来自烽火台  
上帝也许还活着  
黄河母亲危在旦夕

绳索套在脖颈上  
沙漠、生命的禁区

柴火 著  
北京出版社

敦煌行·罗布泊  
莫高窟·玉门关  
敦煌不死的太阳  
21世纪文化巨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系罗布泊/柴火著.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ISBN 7-200-03723-0

I. 魂… II. 柴…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0336 号

魂系罗布泊

HUN XI LUO BU PO

柴火 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展望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2.375印张 253 000字

1999年6月第1版 199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200-03723-0

I·578 定价:22.00元

## 内容简介

1999年,邻近世纪之交,正好是丝绸之路开辟2000年,西域探险活动100年的日子。历史的巧合揭示历史的必然,曾经构筑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后来又成为一片死亡之海的罗布泊,最能在新世纪的关口给人以警示:人类是如何成功又是如何败北的。怀着对历史的虔敬追索之心和对民族、人类的人文关怀,作者柴火随团从敦煌玉门关徒步穿越罗布荒漠,翔实地记录了所发生、所看到和所联想到的一切,把险象环生的经历和凝重的思考诉诸笔端,呈现给读者,并第一次公开了探险家余纯顺在此遇难的详细经过。

在古文明的遗骸面前,现代人对生存和生存的定位要有高于祖先的远见卓识。遗憾的是,在沙漠与绿洲之间,滚滚红尘中的现代人早有些不知何去何从。作者打量过去,瞻望未来,对现代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存空间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思考,用现代语言唱出了一首古老的生命之歌谣。

# 西域有真经

纪一

当你找不到中国神秘文化源头的时候，请把目光投向楼兰，投向罗布泊，西域有真经。

最了解丈夫的是妻子，最不了解丈夫的也是妻子，这就是神秘；最早知道秘密的是丈夫，最后知道妻子秘密的也是丈夫，这就是人生。

读柴火的心，犹如品酒，一切的一切都在杯中。相信所有转读到这本《魂系罗布泊》的朋友，都能找到真经，都能得到自己的领悟。

神秘莫过于男女，真经莫过于西天。

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三月于北京

## 目 录

缘(代序言) ..... 柴火(1)

### 走进历史

敦煌古代是特区.....(9)

昔日特区景观/ 从“马踏飞燕”看特区经济/ 从边塞诗看特区文化/ 找不回昨日辉煌

莫高窟是一座磁场 ..... (24)

谁与佛有缘/ 靠什么去感觉

敦煌不是圆明园 ..... (40)

百年后回归有望/ 敦煌缺少一座碑/ 莫高窟不是古董

21世纪淡化国界.....(56)

踏上信息高速路/ 灵感来自烽火台/ 古战场刀光剑影

和尚是文明使者 ..... (71)

### 走上荒原

上帝也许还活着 ..... (83)

水, 生命紧缺的能源 ..... (93)

地球赐给我们多少水?/ 中国, 典型的贫水

国家/黄河母亲,危在旦夕/长江,未来第二  
 条黄河/北京是一座缺水城市/宁借钱不  
 借水/为水而战/绳索套在脖颈上

**不要做孤家寡人**.....(112)

**沙漠,生命的禁区**.....(124)

绿色走廊绿色稀疏/塔里木河河水将无/长  
 江源头黄沙片片/治理沙漠迫在眉睫/沙尘  
 暴已殃及北京/利用罗布泊能源

**大预言并非危言耸听**.....(141)

地球严重超员/森林以可怕速度减少/土地  
 沙漠化日益严重/环境污染危及生命/气温  
 越来越热/物种加速灭绝/致命病毒全球发  
 威/核武器足以毁灭地球 60 次/社会问题  
 困扰人类/自然灾害频繁,人为事故接连不  
 断.....

**地球,人类惟一的家园**.....(152)

再造一个地球如何/谁将移民月球/火星新  
 大陆梦想

**环保,人类最后的良知**.....(160)

绿色是一种观念/生命不可无绿色/日本人  
 为什么长寿/谁是“环境难民”

## 走向神秘

**太阳也能从西边升起**.....(179)

**楼兰是一部天书**.....(190)

破译楼兰/梦系楼兰

彭加木魂在罗布泊·····	(205)
罗布泊神秘封存·····	(212)
地球文明来自宇宙·····	(224)
宇宙意识的觉醒·····	(236)

### 走入险境

谁是强大的生命·····	(243)
生命不提倡独行·····	(254)
给生命上一份保险·····	(267)
我们不是壮士·····	(278)
谁是探险发烧友·····	(285)
2000年是探险年·····	(295)
探险，人之精神·····	(303)
戈壁荒漠有大侠·····	(315)
谁能打破“六月神话”·····	(324)

“‘小试牛刀’，胜率在百分之百！”/ 尸体惨不忍睹/ 死于迷路和高温/ 余纯顺墓被人盗掘/ 附：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为余纯顺探险活动准备的各类物品清单；/ 余纯顺最后穿越罗布泊所走线路简图；/ 黄成德或许能成

### 归去来兮

走沙漠，一通百通·····	(351)
心灵需要“排毒”·····	(359)
丝路上走出一个阿Q·····	(367)

相爱是“蓦然回首” ..... (377)

捡回一块奇石 ..... (383)

“闲人”的感觉(代后记) ..... 柴火(387)



# 缘

## (代序言)

去罗布泊之前，我早就不再相信什么缘。我曾以一篇文章《盖棺之后再说缘》郑重地宣布我的“不信”：

缘分已经从佛家术语一变而为现代人的口头禅，就好比一个大家闺秀沦落为井市烟花。不说缘分，似乎不足以显示其情真意切。为有求于你，或者想谈成一笔生意，拼命地“套辞”，拉近乎，说是有缘，此时缘分似一份厚礼；两口子闹离婚，说是缘分尽了；忽一日有了第三者，又说是缘分使然，这时候缘分成了一个托词，一个借口；官职未升，说与仕途无缘；生意砸了说与金钱无缘；江郎才尽，说与成功无缘；这时候缘分与命运同义，似一剂膏药可聊以自慰。

也曾有过口不离缘的时候，如同也曾有过笔不离“爱”的年龄。忽一日，被“缘分”坑了，那是一个说是跟我很好的朋友，因为想出书跟我结的缘，那时候我正在出版社当编辑。等我非常卖力地帮她把书出了，稿费也结了，缘分一下就尽了。

岁月流失，当眼角生出了鱼尾纹，猛回首，缘也好，爱也罢，原来都是自我感觉。从此不敢说缘，如同不再说

爱。对谈缘论爱的人，无论他(她)多么头头是道，我也不过一笑了之。天下真悟道者几许人也？何况聚合离散，时事流水，今生今世又怎能说清。有缘无缘，是爱非爱，盖棺定论，留与后人评说吧。

没想到从罗布泊里转了一圈回来，又转回到一个“缘”字上。感觉真缘从不因有庸俗而不在，如同真爱并不因泛滥而消失。缘分是一条无形的绳，既不因信而结，也不因不信而不结。人与人可结缘，人与物、人与景亦可结缘。每个人都可能有过类似的体验：见到一个陌生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会莫名其妙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又确实没有见过。我断定这样的感觉不是平白无故产生的，你似曾相识的这个人、这个地方一定是跟你的生命发生或将要发生一个重要的联系。佛教用一个“缘”字把这个联系高度概括了。

一见钟情是缘，未见钟情更是缘。199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冷不丁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条消息：中国旅行社总社将组织“首批百人徒步穿越罗布泊荒漠特种探险团”。我顿时眼前一亮，心里便有了决定。我立即拨通中旅的电话，太好啦！正巧一位先生下班还没有离开。我问什么时候出发，需要多少钱，怎么报名。这天晚上我很兴奋，我想怎么就这么巧呢？这些日子，我正在读关于研究《山海经》的书，里面谈到西域，谈到罗布泊。那些久远的历史记载，一旦被拂去神话的尘埃，便显得非常清晰和真实。如果能沿着《山海经》所记载的奇山异海游历一番，该是何等惬意的事情！这几乎是梦想。而现在我能去罗布泊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径直向中旅交了钱。事后我知道，我是第一个报名者。

因为是第一个，所以关注此项活动的报刊电台记者便纷纷找上门来，询问我去罗布泊的初衷。我一时竟回答不上来。我没有初衷，眼睛一亮，就报了名。是一种直觉告诉我：“当然得去，一定要去！”但我不能这样回答，这让记者没法做文章。我当过记者，我知道怎么配合。于是，在《北京青年报》记者孙世小姐的笔下，我是一位“有心人”：

第一个到中旅总社报名的居然是位女士，她叫柴火，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编辑。她快人快语地对记者说，一直向往去新疆去大漠看看，单枪匹马去有难度，看到中旅开办这项特种旅游的消息，一下子撞在心坎上，马上就报了名。

应该说柴火想去那里不仅仅是为了尝试冒险，这位有心人早已为自己此行定下了“课题”，即研究一下古丝绸之路的变迁，为什么当年“朝贡不绝”、“使臣相望于道”的繁荣而今却辉煌不再呢？为什么中国经济发展在东西部不均衡呢？她相信这会是一次“自助餐式的”旅行，是了解风情、体验冒险，还是认识社会、了解历史，一切全靠自取。为此，她觉得上万元的花费是值得的。

说说而已的“临时计划”被见诸新闻媒体之后，好像我真的是蓄谋已久了。好像是天降大任于我，当不辱使命。有朋友看了报纸，问我准备写什么，我便告诉他我打算这样写这样写，朋友满认真地跟我争执起来，我不得不告诉他实话：我哪有这样的鸿图大志。再说了，丝绸之路上的

“金子”、罗布泊里的“古董”，自有专家学者去淘，哪里就轮得上我？我不过是去玩玩，至于能玩回点什么，那是回来以后的事。

去罗布泊看似生命中的偶然，但是当我碰到这个机会时的那种“眼前一亮”的感觉，那种恨不能马上起程的急切和兴奋，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唤醒了生命深处的一个存在。就像一见钟情的恋人，触电一定是触及了生命深处的一个存在，他或她久已藏在你的内心，不被你觉察，一旦你遇上了，便有一种梦里相识、期盼已久的感觉。

丝绸之路，其实在我还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的时候，便对它久已神往了。那没有尽头的茫茫沙漠从记事起就时常在我的梦里出现，还有一群马，我不知道为什么是马而不是骆驼。梦里的马都是一群野性十足的烈马，躲闪尚且来不及，更不要说骑上马背。我总是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通常是在大沙漠里找厕所，这儿不行，那儿又蹲不下，最后被活活憋醒。我不知道这梦寓意着什么，后来翻看一些释梦的书，也没得出结果。

我曾经收藏过麻袋片，那种很普通的黄麻袋片。因为它的粗糙和颜色马上让我联想到沙漠，在上面简简单单勾一两头骆驼，就是一幅独特的挂毯，在自家的墙上就能圆一个沙漠梦。那些麻袋片伴我很久，后来搬家不幸被人当作破烂扔掉了。

后来我恋爱，我把男人比作沙漠，同时把沙漠比作男人。我在男人身上找到了沙漠的感觉，男人凹凸的骨架和肌肉就像一座座沙丘。我在沙漠里找寻男人的性格：粗犷、野性、原始、深远；男人具有沙漠的禀性，起伏、多

变化、神秘、有刺激。男人的脾气就是沙漠的风暴，凶起来可达十级。沙漠需要水，男人喜欢女人，因为水似柔情，柔情是水。

男人让我认识了沙漠，沙漠让我更好地理解男人。爱也沙漠，恨也沙漠。待我的儿子长到18岁，说什么也要带他到沙漠举行个成人礼，以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在我决定去罗布泊不久，一位仅有一面之交的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她买了一本书，是一个什么预言，我电话里没有听清。她不知道我要去沙漠，书是送给我家先生的。她说这本书里写的一些东西跟他的观点不谋而和，所以又特意买了一本，要送给他。还说她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精华素，很适合春天用，想送我一瓶。问我明天在不在，我一口答应“在”。我对精华素的兴趣比对预言书的兴趣更大。

第二天上午10点多，她来了，还特意在楼下的商店里挑选了一袋子特大的橘柑。她的特别的礼节，更让我猜测她是有事相求，一定又是让我先生为她的前程预测，我抱歉地说，他不在，他在公司呢，这些日子他一直很忙。她说她不找他，就是把这本书给他，可能对他有用。

我接过书，那精美的封面一下子抓住了我，那幅画神秘而悠远，好像把我带进了千年以前和千年以后。“这样的书，人的一生只能遇到一次，它却能永远改变你的生活。”与其说这是写在封面上的一句话，不如说是来自冥冥之中的一个声音，悠远而临近。这本书好像是特意送给我的。

我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把这本书从头读到尾。我不敢说

它马上改变了我的生活，但它暗示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对我即将要去的地方做了一种生动的描画，而那个地方将会改变我。

“当你要做某件事或在生活中要采取某种步骤，你会有一种直觉或预感，那时候你觉得奇怪，这是怎么回事？随后你差不多忘记了，你又去忙别的事，突然，你遇到的某个人，读到的某本书，或去的某个地方，正好是你想象过的情形。随着世纪末的来临，这些巧合越来越多地发生着，这就使我们觉得这不纯粹是偶然的事，我们会感到这是天意，好像我们的生活由一种无法解释的力量牵引。这种体验会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和兴奋感，而结果，我们感到比以往更有活力。有这种体验的人数的增长会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初，那时，人类就会进入到一个较个人意识来说更高的层次，即大众觉醒的层次。一旦我们达到这个更高的层次，整个文化就会开始重视对这些巧合的体验。我们大多数人就会思索，人类生活中隐藏什么样的神秘进程。”

这本书的名字叫《塞莱斯廷预言》。书的作者是美国人，叫詹姆斯·莱德菲尔德。书是用小说的形式写的，说的是在秘鲁一个名叫“塞莱斯廷”的地方，人们发现了一部公元前六世纪用阿拉姆语写成的古代手稿，它预言人类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将发生重大转变。小说用第一人称的笔调描写了一个美国青年在听说手稿的事情后只身前往秘鲁寻觅“塞莱斯廷预言”的种种奇遇。故事情节是传奇性的，深刻的思考却是真实的。据说手稿残存九章，每一章包含一条“真知”。我由衷地感到，这些“真知”恰逢

此时到我手上，就是专门来点化我的。

其中第二条真知，明白地告诉我应该这样考察罗布泊、考察丝绸文明：不只是从我们所在的时代角度出发，而是要从整个的千年的角度出发。一千年前我们生活在一个上帝和人类灵性被明确界定的世界，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世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们确立了一种新的世俗的目标，即适应这个世界并使我们自己生活得更舒适。当我们接近这个千年尾声的时候，我们看到现代世界的动量在减缓，我们创造了获得物质可靠性的各种手段，现在，我们似乎准备好去寻求解答：我们为什么做这一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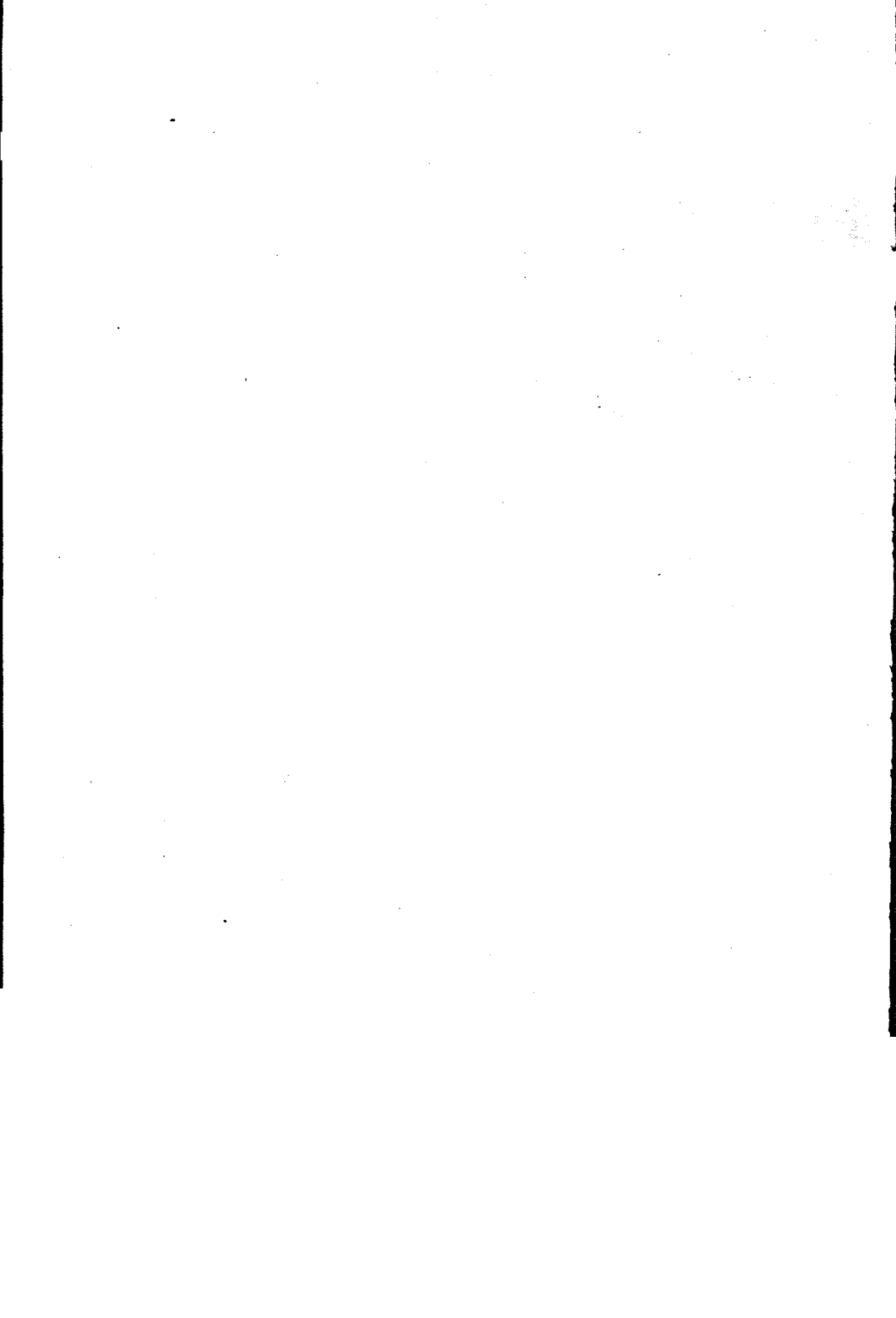
丝绸之路，还有西藏，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无限渴望的两大情人，机会让我首先选择了丝路。我像一个待嫁的少女，怀着无比的渴望、冲动、好奇、恐惧……不知道相拥的是怎样的一个男人。我预感到，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从此开始，我跟沙漠之间将发生一场刻骨铭心的爱。

我不知道经过他雄性的滋养，我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女人。

我不知道手中的笔能否驾驭那遥远的丝绸古道，那神秘而苍凉的沙漠，那沉甸甸的历史和文化。我将试着把生命融进去，把爱融进去。到了“他中有我，我中有他”的时候，或许一切都是信手拈来。

柴火

1999年3月





## 敦煌古代是特区

敦煌，一个很大很响亮的名字，一个又小又闭塞的城市。这种不般配就如同我当兵时的第一次点名报到。连长喊：“高大林！”有人答：“到！”站出来却是个短小精干的人。那种戏剧效果让点名的连长也噗哧一笑。

东汉人应劭解释“敦煌”一词时说：“敦，大也；煌，盛也。”如果把全国各城市地名来一次名副其实的大调整，北京才能叫“敦煌”，而敦煌能改叫“深圳”。

这种感觉是1985年初我在深圳豪华的旋转餐厅上“转”出来的。俯看着下面的车水马龙，我想，深圳由一个穷乡僻壤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边境城市，可它的名字听起来还是像渔村，宛如一位摩登女郎浑身上下都很现代，惟独戴了一顶旧式的草帽，显得不伦不类了。后来一查字典，果然，圳的意思是“田野间的水沟”。

给深圳换一顶帽子叫“敦煌”，又大了点儿，“敦煌”听起来像一首古乐，深圳没有那么深厚的积淀，它还太浅。

把现在的敦煌称作“深圳”倒是挺合适。这座地域面积仅有31200平方公里的西部小城，从地图上看的的确像茫茫戈壁滩上的一道小水沟，如果没有著名的莫高窟，敦煌